

雲南起義血戰孤城

張維翰原著
何敏恭校

大盜終移國。天南舉義旗。傾師分道出。備少後方危。豎子受僞命。江外糾羣夷。乘虛竟內犯。

志在窺滇池。吾適當其衝。率隊其相持。我少背恩士。彼多蠻獨兒。我無城與壘。彼有好槍枝。

衆寡既難敵。勝負已可知。顧有守土責。安能寸步離。曾屢乞援兵。文電日交馳。呼籲竟不應。

知爲蒙者欺。敵似排山來。我以獨木支。拼此文弱身。與之苦交接。血戰三日夜。彈盡力已疲。

計唯突圍出。苟免非所期。冀能抄敵後。冒死殲其魁。倘竟先賊死。於義亦何辭。所恨寸草心。

未能報母慈。仗兄善奉養。勿告亦勿悲。但祝前軍勝。正氣扶綱維。民國以重光。共和萬古垂。

夢裏猶聞彈雨聲。回想險狀每心驚。已分鵠原收白骨。何期虎口脫餘生。幸隨國命危還續。

愧被人稱敗亦榮。劍外軍書徵召急。東歸覲母趁征程。——張維翰：雲南起義留別胞兄仲武

盛宴正開討袁電至

用，余思羅自解職閒居，深自韜晦，今欲購馬，必係反對帝制，將有軍事行動，即爲之轉託商會

並請隨軍出發，亦未得准。

民國二年七月，江西都督李公烈鈞在湖口獨立，通電討袁，雲南都督蔡公鈞，雲南民政長羅公佩金，實與其謀，既於滇省暗中準備接應，並以密電向南京馮國璋有所聯絡，時余以同志爲羅幕僚，機要文電多出余手，未幾二次革命失敗，羅爲民黨中堅份子，被袁免職，余乃出任鹽興縣

會長謝懷之代辦，果得好馬十餘匹，派警員張家鈺押運赴省，數日後張家鈺携羅公手書一函回縣，詞意簡略，僅云馬已收到，費神甚感，近日極忙，甚盼兄能來省相助，而冀帥以箇地重要，難

易生手等語，又據張家鈺口頭報告，得悉羅係被推主持出川軍事（後任蔡總司令之參謀長）第一梯團劉雲峯率楊森、鄧泰中兩支隊即將出發，各

時年未三十，志盛氣銳，凡所設施，頗得縣民好評，四年十二月初忽接羅公電，託向廠商讓購乘馬，同時由富滇銀行匯到銀幣五千元爲購馬之

根據上述情形，余知唐羅諸公確已準備出兵

廿五日，箇舊砂丁局總辦何國鈞將軍宴客，余應邀前往，有振武上將軍督理廣東軍務龍濟光方同志之士，已有多人由滇越鐵道入省，蔡李兩公亦將來滇，唐公已派其弟繼虞前往海防迎候。

舊錫務公司總經理吳琨（前清威寧鎮總兵）及紳

者十餘人，至席將終，而應邀之電報局長敬某始到，袖出電報二通，謂因候電故爾來遲，余即接閱，其一爲雲南宣布起義出師討袁之通電，其二爲改組開武將軍督理雲南軍務行署爲雲南軍督府，仍推唐公爲都督，統轄軍民，坐鎮後方之通電，當傳觀時，在座諸人情緒，均極興奮，何、吳兩君並謂將於明晨赴省裏此盛舉，惟覺龍體乾坤色沮喪，使余至爲注意，回署後立命警務長焦樸，選派得力員警秘密監視其行動，並電陳軍府請示如何應付，次晨黎明卽據焦樸來報，龍體乾昨晚於何寓散席後，並未返其原住之馬榮宅中，多方偵察，知係已向江外潛逃，當命選派機警探員施化澤等多人，分道嚴密偵察。隨時飛報，一面將此情形密電軍府，旋奉覆電，對龍體乾之逃回本省主要武力僅有陸軍兩師，已擴編爲護國軍第一及第二兩軍由蔡李兩公率領分向川桂出發，留滇部隊僅有警衛第一二兩團，衛戍省垣，其他補充隊伍，尙在徵募之中，滇南防務重要，雖由師長劉祖成駐守蒙自，旅長李修家駐守建水，各只有兵一營，一旦龍氏以其內外實力配合進攻，可使滇省根本發生動搖，因龍氏世爲蒙自縣屬富良江外土司，擁有數百方里土地，形勢既甚險要，其佃農皆土著民族，性極强悍，向爲土司奴役，又因龍氏自清季服官兩廣，位至封疆，平日運動礦丁常在十餘萬人，廠商亦多置私槍，與龍氏有經濟關係者甚夥，其在雲南境內之潛力如此，而

龍氏又身爲粵督，手握重兵，袁氏以龍濟光督粵，以陳宦督川，同爲對付西南革命勢力之要者，其對龍尤更倚重，數月前曾召龍子體乾赴京爲侍從武官，授以陸軍少將，籠絡有加，旋令返粵。結婚後，以掃墓爲名携眷還鄉，秘密預爲佈置，待機裏應外合，從後方攻佔滇境，逕而與川湘之北洋軍互爲犄角，使護國軍腹背受敵，澈底歸爲消滅。

龍體乾甘心作鷹犬

十一

五年一月底，馬榮歸自江外卽赴蒙自，向何

晚於何軍散席後，並未返其原住之馬榮宅中，多方偵察，知係已向江外潛逃，當命選派機警探員施化澤等多人，分道嚴密偵察。隨時飛報，一面

將此情形密電軍府，旋奉覆電，對龍體乾之逃回江外，並未如何重視，僅命督視團營，維護縣境治安，其實軍府對龍氏兄弟父子，極為顧慮，因

本省主要武力僅有陸軍兩師，已擴編爲護國軍第一及第二兩軍由蔡李兩公率領分向川桂出發，留滇部隊僅有警衛第一二兩團，衛戍省垣，其他補充隊伍，尚在徵募之中，滇南防務重要，雖由師長劉祖成駐守蒙自，旅長李修家駐守建水，各只有兵一營，一旦龍氏以其內外實力配合進攻，可使滇省根本發生動搖，因龍氏世爲蒙自縣屬富良

以其出任蒙自道尹，何抵任後，選派曾以龍氏資金開礦致富之馬榮爲代表，馳赴江外以大義開導體乾，一面派人招撫石屏建水一帶之土匪流氓，預備編組義勇軍爲護國第二軍之後續隊，向桂省出發，其意爲謀後方之安謐，自亦未可厚非，但志大才疏，於龍氏兄弟父子牢不可破之封建思想，及土匪縱受召撫亦不願遠離故鄉之性習，似均無所認識，致結果適得其反，余知此種做法勢必僨事，曾以文電向軍府切陳，然因何與當局爲留日士官同學，資望素著，其說自爲當局所信賴，則余以一青年縣令，雖唇口曉音亦難邀聽矣。

余以南防形勢，日益險惡，屢請派兵增援，皆擣無望，復請辭職，乞亦不准，乎顧至再，最

三日清晨，馬榮爐房門首竟高懸義勇軍總司令何大旗，兵衛森嚴，環架機槍，明知馬榮身居其中而無法下手，連長唐榮山欲向馬榮爐房砲擊，意在先將義勇軍擊潰，余則以此項隊伍內多著名匪匪非可一擊而潰，名義上又係本管道尹兼義勇軍總司令所部，未宜操切，當以電報向軍府報

名悍匪非可一擊而潰，名義上又係本管道尹兼義勇軍總司令所部，未宜操切，當以電報向軍府報

後僅於警衛團抽調唐榮山所部步兵一連到縣協防，軍府之意，以爲箇舊原曾駐有警備大隊約六百餘人，人械均較蒙自師部建水旅部之營爲強，又於警衛團抽調一營駐箇，自係於箇舊防務特加重視，其實警備大隊官兵就不可靠，後來僅憑唐連及警察二百餘人抵抗龍體乾萬餘之衆，無異螳臂擋車，然猶以之血戰三晝夜，迨彈盡突圍復遭伏匪夾擊，至於傷亡枕藉，實爲此役中犧牲之至

中告，請示辦法，旋奉覆電謂何道尹病臥在省，已外飭力疾返任處理。

四日據報偽定滇軍第一旅長馬榮，係以何部義勇軍三千餘人編爲三團，第二隊長陳聯芳係以所部現駐卡旁之警備隊及附近各廠之有槍礦丁爲基幹，已編爲二團，第三旅長朱朝政則係以佃戶壯丁及土匪游民編爲兩團，已由建水縣屬西莊壩出發，沿途聚斂而來，而龍體乾在江外徵集之夷兵卽所謂總預備隊，其數不下四千人，合計總數已達一萬二千人，尙有臨時拉湊之礦丁尙難估計，我方則王協吉所部警備大隊原分爲五隊，除陳聯芳一隊叛跡已著不計外，其餘四隊共五百餘人，唐榮山所部爲陸軍一連爲一百三十餘人，縣屬警察一百八十人，消防隊六十人合計不過八百七十餘人，而警備隊官兵多爲土著，是否可靠殊成問題。

孤軍守城險死溝壑

五日據報龍體乾已於四日率其所謂總預備隊渡江，全市商店多未開門，居民紛紛搬往鄉間，謠言四起，余仍照常出外巡視，故作鎮靜，一面與王協吉、唐榮山密商佈防，由王協吉將所部警備隊集中於縣治西南高地，扼阻由普雄卡房兩地進犯之敵，由代警務長高鑑率警察一部扼守天君閣碉堡，監視馬榮爐房，余率其餘警察與唐榮山連則就縣署構築工事堅守待援（因無城池惟縣署地勢較高田隅原有碉堡）佈署既定，仍不斷以電報向軍府及蒙自師部告急。

六日晚據報在縣治西南佈防之警備隊，已先

後與敵接觸，入夜後仍派縣署內警察更番出外巡察，我天君閣警察與馬榮爐房前哨，互相戒備，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有在鄉軍人蘇明齊者年已六旬，平日於捍衛鄉閭，夙具熱忱，以余與唐連長均爲廿餘歲青年，恐少作戰經驗，自動來署相助，余等雖不必輕聽其言，然於急難中有此年老人前來相伴，亦殊難得。

七日午前四時，忽聞天君閣外槍聲甚密，接警務長高鑑電話，知馬榮爐房之敵向我開槍射擊，已發生激戰，俄而四郊槍聲漸密漸近，縣署對面之老陽山上黑影幢幢，有如蜂屯蟻聚，淒緊惡厲之嘯聲，時起時落，知係龍體乾親率之江外夷羣已到。唐連以三生的口徑小砲，對密集黑影連發多次，始告岑寂，天明以望遠鏡探視，山上伏屍繢繢，多爲黑衣夷卒，是時槍聲愈烈，彈如雨下，縣署已被包圍，余與唐連長沉着應戰，下令非對準敵人，不得輕發一彈。自晨至午，敵軍之

着軍服者，以密集火力向縣署前門猛攻多次，我軍憑高俯視，迭以機槍將其擊退，午後向縣署前後門冒死猛攻者多爲黑衣夷卒，異常兇悍，其前列被機槍擊潰，後列又繼之而進，前仆後起，如潮漲落，蓋有僞官以手槍迫促於後，有進無退，而夷卒屍積如丘矣。

八日戰況愈烈，我軍傷亡者僅十餘人，然此係指在縣署者而言，至天君閣外之警察，則自敵軍迫近縣署，電話被割斷，消息隔絕，其在西南郊佈防之警備隊與敵軍接觸後其情形如何更無從得知，料必已被解決，最可慮者我軍警彈藥均不充實，至是日晚每槍子彈所餘無幾，最多者不過三十粒，軍警紛紛退縮，情勢異常險惡，此時心中唯一指望，祇是援軍快到，故對軍警說話亦惟以援軍明晨必到爲安慰，但仍各還崗位堅守待援，而唐連與余密商，皆以爲待至明晨，祇有冒死突圍而已，惟念蘇君明齊同陷重圍，年老不能隨隊奔馳，頗以其安全爲慮，蘇云年逾六十，生死已置之度外，請不必爲我介懷，但公等突圍亦必凶多吉少，如對親屬有何囑咐，可以告我，我意於公等突圍後，監所中犯人必破門而去，我就混入其中逃去，倘獲倖存，自可將所囑者函告公等親屬，其情之令人感泣，故余曾有致家兄仲武遺書，託其代寄，後余突圍負傷未死，回省就醫既愈，東歸故里省親時，仲武出此書相示，因就書中原意，綴成韻語入詩集中，以爲紀念，卽本文篇首之五古一章，自重圍與蘇君別後，遂不復得與相見，但聞其脫險不久卽病故。

九日晨頑敵圍攻愈急，縣署四隅碉堡，已被佔其三，祇西南隅尚在我軍手中，敵竟以消防帶噴射煤油，燒毀署門，鄰屋火光亦起，而援軍仍無消息，余乃與唐連長率衆由南隅衝鋒，踐敵屍蹤而出，馳徑綠春花路，又被敵前後來擊，而傷亡枕藉，時余連中二彈，傾跌於路旁坎下一水塘中，遂昏迷失知覺，越日始甦，見一陌生人侍立床側，頗以爲異，據言此係錫務公司客室，伊乃侍役，剛纔駐廠常務董事李成柏先生曾來探望，今公既醒，當去請其卽來，少頃李君步入，相見有如隔世，李君頗以爲喜，余則悲不自勝，李君乃爲余具述，前日商會會長杜石簷先生派人來言聞縣長突圍受傷，昏臥於綠春花路斜坡下一水

中塘中，請公司就近設法救護，遂派公司開採部主任鍾載亭率廠丁數人前往以帆布床昇公來廠，經公司醫師檢察，左臂及右腿均受槍傷，子彈已出，雖未發高燒，但神智昏迷，自係疲勞過甚之故，所以塗藥裹傷後即在靜臥，不復相擾，但龍體乾於九日下午在商會召集紳商談話，成柏應召前往，彼卽詰問爲何要迎護張某，當答以社會長派人來言張縣長負地昏倒路旁，因其平日頗能愛護地方，所以他接到公司，經醫生檢察傷勢甚重，尙在昏迷狀態之中，卽令不至於死亦必成爲殘廢，今少將軍旣已佔領箇舊，似宜收拾人心，若以張某抵抗大軍罪無可恕，俟將來大功告成，再爲處置亦未爲遲，同時在座紳耆杜石箴、謝懷之、彭靖鋒、李雲清多人，皆以匪軍久留箇境，恐至發生叛變爲慮，並料省軍卽將南下，意在促其開蒙自平原就殲，使地方得免糜爛，相率以言語相激，彼於十日清晨卽以傾其全力向蒙自前進，故日來市面極爲安靜。

余聞李君言，對其愛護之意，自甚欽感，復向李君詢悉唐連長及軍警等多已被戕，悲痛無已，自念余雖倖存，義不當留箇境，亟請李君設法送至滇越鐵路之芷村車站搭車回省，而李君以余傷勢尚重，力加勸阻，乃由其代筆書上都督唐公一函，報告經過，俟傷愈卽回省待罪，函末由余自署職名，正欲由公司專丁代送，適有突圍時衝散之衛士趙之華尋找前來，卽命將此函縫於衣領中馳赴省城。

外雜誌，雖未發高燒，但神智昏迷，自係疲勞過甚之故，所以塗藥裹傷後即在靜臥，不復相擾，但龍體乾於九日下午在商會召集紳商談話，成柏應召前往，彼卽詰問爲何要迎護張某，當答以社會長派人來言張縣長負地昏倒路旁，因其平日頗能愛護地方，所以他接到公司，經醫生檢察傷勢甚重，尙在昏迷狀態之中，卽令不至於死亦必成爲殘廢，今少將軍旣已佔領箇舊，似宜收拾人心，若以張某抵抗大軍罪無可恕，俟將來大功告成，再爲處置亦未爲遲，同時在座紳耆杜石箴、謝懷之、彭靖鋒、李雲清多人，皆以匪軍久留箇境，恐至發生叛變爲慮，並料省軍卽將南下，意在促其開蒙自平原就殲，使地方得免糜爛，相率以言語相激，彼於十日清晨卽以傾其全力向蒙自前進，故日來市面極爲安靜。

余聞李君言，對其愛護之意，自甚欽感，復向李君詢悉唐連長及軍警等多已被戕，悲痛無已，自念余雖倖存，義不當留箇境，亟請李君設法送至滇越鐵路之芷村車站搭車回省，而李君以余傷勢尚重，力加勸阻，乃由其代筆書上都督唐公一函，報告經過，俟傷愈卽回省待罪，函末由余自署職名，正欲由公司專丁代送，適有突圍時衝散之衛士趙之華尋找前來，卽命將此函縫於衣領中馳赴省城。

余臥錫務公司一靜室中，除醫生及侍役外，凡來探視者，李君均令閨者概爲謝絕，意在使余得以靜養，而余因神經過受刺激之後，心中跳動不寧，每聽侍者開閉門窗，或步履之聲稍重，皆以爲槍砲之聲，無端驚悸，日夜無片刻得眠，李君精於醫學，謂係怔忡，以養心安神之劑爲治，亦無效應，後服安眠藥片，雖得稍睡，而醫生每夕只給一片，服之亦等於零。

義軍回師合擊奏功

十九日黎明遠聞砲聲隆隆，至爲驚恐，李君趨來相慰，謂軍府派趙世銘馬爲麟兩君各率一混成支隊，於十二日開抵阿迷，分途向蒙自建水前進，趙支隊與敵激戰至十六日始解蒙自之圍，已於昨晚巡駐鼓山，今日可到，言時砲聲愈近，李君命以簾榻昇余入地下化學室暫避，忽聞啓門聲，有戴紅邊軍帽者數人擁入，爭欲昇余出外，余殊驚異，誦視之，則余派送赴省之趙之華，亦在其內，蓋彼等到省投函後即趕回阿迷隨軍前進，由趙支隊長派來護衛者，至此余乃轉憂爲慰，李君等皆大歡喜，日午趙支隊長已抵近郊，途經公司之前，先來與余相晤，互致慰勞，趙並轉述軍府意旨，促余繼續任職，辦理善後，余因傷既未愈，復患怔忡，請其電陳軍府，准予卸職回省待定，則軍省已別無牽制，得與桂軍四師合力將其擊潰，龍觀光主力又在桂被截予以繳械，於是所謂定滇軍遂完全歸於消滅。

更就全局論之，雲南起義竟能推翻帝制，使中華民國絕而復甦，雖由蔡唐李羅諸公之同心努力及將士用命，而探本溯源，實緣國父中山先生之革命精誠，已普遍感召於全國人心，故反對帝制爲全國人心之所向，一舉而竟獲成功。

地方紳耆爭爲余治裝，並由商會致送旅費，惜別之情，至今猶有深刻印象。

余回省後郊居專心療養，傷勢漸愈，友好時來存問，因悉袁世凱於封龍濟光爲郡王後，復派其兄龍觀光爲雲南查辦使，督師定滇，其前由黃瀘北率領深入滇西之文山、邱北、師宗、彌勒、瀘西等十餘縣，經挺進軍總司令黃毓成部，由桂邊回師，與省內部隊內外夾擊，將其消滅，又因護國第二軍入桂，促成陸榮廷之獨立，將龍觀光主力截斷並予繳械，而雲南後方始告安靖，然亦險矣。

論者謂袁世凱利用龍氏兄弟父子，意在予護國軍以根本打擊，倘雲南策源地爲龍氏所據，前方必生動搖，更由龍氏出兵與川湘之北洋軍互爲犄角，則護國第一軍及戴戡、王文華所部之黔軍，皆腹背受敵，必至被其消滅，洪憲帝夢仍可圓滿完成，顧龍以雄厚實力及有利憑藉，仍不免於失敗者，最初由於龍體乾在黃承北未入滇境以前